

武侠小说：一个“漩涡”体裁

孙金燕

内容提要 “道”与“盗”，这两套彼此对立又无法互相取消的元语言集合，使武侠小说成为一个“漩涡”体裁。这个“漩涡”体裁的出现，由一个特殊的社会语境，与一个特殊的读者群体合力而成。在“道”与“盗”两套元语言之间，各执一端，用力均衡，武侠小说便既能正世风，呈现清晰的道义追求；又能乱出格，酣畅淋漓地展示暴力美学。

关键词 元语言 解释漩涡 武侠小说 江湖

孙金燕，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师 650031

武侠小说文本一直同时提供两种矛盾的解读方式，让它呈现出一副黑白双边的面孔：“道”之善与“盗”之恶。尽管它常常被解读为用力于“鼓吹武德，提振侠风”^[1]，但武侠小说的细究者自会发现，“江湖”这个虚构的“亚社会”自成格局，有自己的行为准则，不以法律道义为准则，只凭武功高下解决争端，种种不规矩的手段与宣扬的道义秩序存在冲突。武侠小说究竟讲的是什么道义？是在善良的一边，还是在魔鬼的一边？

解读的困惑，正是源于武侠小说这一文体类型。只讲暴力，不讲法律，唯其超越了庙堂规则，才得以生存，这是“江湖”美学；同时，作为一种独特的小说亚文体，武侠小说必须依附正统意识形态的道德架构，正必胜邪，道义为先。二者之间的缠绕与冲突，使武侠小说中虚构的“江湖”成了一个最道义又最杀戮，最讲规矩又最不讲规矩的所在。武侠小说研究首

先面临的问题，便是要让它们二者之间的含混，变得清晰可见。

一、解读武侠小说的元语言难题

文本意义的产生和阐释，都需要依靠元语言来实现。

雅各布森(Roman Jakobson)曾讨论符码(code)与元语言(meta-language)的关系^[2]。他指出，元语言是与对象语(object language)相对的语言，是关于语言的语言，即指向编码规则的语言^[3]。意义通过符号来传达。在符号表意过程中，意义植入与解释时的意义重建，都携带着规则，称为符码^[4]。一系列符码集合成体系，则成为元语言。元语言是任何符号文本能够被理解的基本工具，意义的核心问题，就在于破解元语言。

破解武侠小说的元语言，却存在如上所述的难

度。原因在于，意义的同一次解读过程中，有可能使用不同的，甚至相互冲突的元语言。传统的元语言理论，只注意到元语言之间的层控关系。“每种语言，对自身的结构不可言说，但是可以有一种语言处理前一种语言的结构，且自身又有一种新的结构”^[5]，罗素对元语言结构的辨认，表明在同一结构中，元语言无法自我说明，只能依靠上一结构的元语言来描述。如此一来，也便等于指认存在冲突的元语言，不可能处于同一层次。一旦解读运用了某一层次的元语言集合，便要接受这种契约，使其协同作业。

事实上，文本常常提供彼此矛盾的线索，使阐释莫衷一是。视觉艺术中，大量的矛盾图形能为我们提供妙例。荷兰木刻家艾歇(M.C.Escher)的《天使与魔鬼》、《鸟与鱼》，以黑色为背景的白色天使和鱼，与以白色为背景的黑色魔鬼和鸟，可以同时被看到，没有哪一边能被暂时搁置。语言艺术中，古典禅诗遣词造句，简单平俗不加修饰，往往将隐深层“意”取平常“象”进行到极致。于诗，将“陌生化”二度陌生化，于禅，将不可说之“第一义”隐藏在澄明的、无须转译的平常语之下，两种阐释可以悖论性地共存，解读需要在诗之“陌生化”与禅之“平常语”追求之间穿梭进行。

这便是赵毅衡首先提出的“阐释漩涡”^[6]问题：同层次元语言的各组成部分，在同一次解释中，可能彼此协同，也可能产生冲突。协同，则互相配合催生相对明确的意义；冲突，相互角力却彼此无法取消，就会造成“解释漩涡”。面对此类冲突，要得到唯一正解往往陷入困境，惟有承认矛盾的线索各有其存在的价值本身，才能勘察这种形式的矛盾本身，是否为其对意义的特别规定。

武侠小说的吸引力，正在于其文本催生了大面积的“解释漩涡”，甚至武侠体裁本身就是一个“漩涡体裁”。从“武”、“侠”与二者的最高形态的冲突，到武侠规矩一分为二的呈现状态，都使武侠小说的意义终将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撕扯。如同金庸关于武侠小说的夫子自道：“武侠小说看起来是一个浪漫美丽的世界，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理想的社会；一个只讲暴力、不讲法律的社会”，这点被陈平原解读为“自我消毒”^[7]。实际上这是武侠小说必然有的解释困境，是任何对武侠小说的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。

二、从武、侠到武侠规矩：一个“漩涡”体裁的逐步实现

武侠小说类型，要在“武”与“侠”两个关键词的协同作业下实现武侠规矩。与此相悖，武侠叙述往往在形式上既对“武”和“侠”分别作出相反设定：“至武非武”与“至侠非侠”；又将武侠规矩撕裂为对立的两面，道义的规矩和厮杀的规矩。杀戾，与对杀戾的消解，武侠小说实质上并不真正准备牺牲谁而成就谁。

1. 一种行动：武与至武非武的“解释漩涡”

所有的武侠小说都在呈现一个事实：要想逞才使气“笑傲”江湖，首先要在技术层面上学会舞刀弄剑。而同时，武侠小说以强调“非武”，刻意扭曲这一形式。显在的例子便是对内功的独特言说。

首先，内功较之外功，更为武侠小说看重。“江湖”中少有人仅靠苦练招式而功成名就，甚至内功不修、外功堪忧。《近代侠义英雄传》中，霍元甲的病因即在于“手上成功太快，内部相差太远。……内部功夫未做成，手上打出去有一千多斤，敌人固受不起，自己内部也受了伤”(54回)。

其次，内功作为武功的根底，往往依靠读书获得，是文功，而非武功。“金罗汉”吕宣良传授弟子柳迟武功，以一部《周易》：“这是我师父的手写本，传给我，精研了几十年。我师父原有许多批注在上面，我几十年的心得，又加了不少的批注。……你潜心在这里面钻研，自能得着不可思议的好处！”(《江湖奇侠传》第4回)这种练功方式在金庸《侠客行》中更成为一个隐喻：“侠客岛”依李白《侠客行》二十四句诗，建二十四间石室图解武功。石破天最终依靠图上古蝌蚪文的“蝌蚪”符号冲决全身各大穴，神功练成。

关键之处，还在于武学至境，要从技艺层面上“散去武功”，达到无功之功。金庸《神雕侠侣》中独孤求败的三剑，对此观点的彰显简单明了：利剑，“凌厉刚猛，无坚不摧”；钝剑，“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”；最后是木剑，“不滞于物，草木竹石均可为剑”(第26回)。欲得最高武功，必须“破”器物之执，进入“道”之领悟，实现“无为”，才能抵达武之“无不为”。

如此一来，是要一招一式、刀光剑影，还是要脱出武学之障，以无招胜有招，两个相反的追求使武侠小说的“武”之言说，如同金庸《神雕侠侣》中达摩祖

师的狡猾作为 藏《九阳真经》于《楞伽经》夹缝中,既要护法伏魔,还要明心见性。

2. 一个观念:侠与至侠非侠的“解释漩涡”

武侠小说借“武”写“侠”,“侠”于“武”功能明确:如何使“武”合理化,是其最基本的要求。

侠客进入 20 世纪的武侠小说,开始以师承与亲缘关系为网络的谱系结构,也连带继承师门与家门的恩仇。这使“快意恩仇”的逻辑,有了伦理上的孝道本位为其张目,成为侠客们“以匹夫之细,窃杀生之权”的最合理理由,江湖充满以“侠”为名的“武之争”。

但“侠之大者”首先对此提出质疑。《神雕侠侣》郭靖称:“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‘郭大侠’,实因敬我为国为民,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。”(20 回)“大侠”之名,实现于“以武止戈”。于是,《天龙八部》中身为契丹人却被汉人养大的乔峰,在慕容博再起宋辽战端时,他只能杀生成仁、舍生取义,以死而成就侠名。

赵毅衡总结“金庸小说中唯一绝对正确的道义,不可能批判的道义,善侠的最高标准,是制武止争”^[8]。从《江湖奇侠传》的江南酒侠化解昆仑、崆峒宿怨开始,到王度庐《卧虎藏龙》的李慕白,为消玉娇龙杀气而多次对其调教;再到古龙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的铁传甲,为保追杀者生命安全,主动被对方所杀,化解莫须有的仇恨。武侠小说中莫不如此。止争为善侠的标准用来衡量所有的武侠小说,同样成立。

大侠往往最终选择归隐,彻底止争。还珠楼主《云海争奇记》西北飞侠蒲芦举家归隐江南;金庸《神雕侠侣》中杨过与小龙女隐居“活死人墓”;古龙笔下的陆小凤、沈浪、王怜花等均选择“乘桴浮于海”等。唯有彻底退到“江湖”之外,才能成就最高形态的“止争”。

侠客在武之争斗中成名,却以“止争”为“侠”之最高目标,这是武侠小说反复申说的侠与“非侠”的“漩涡”逻辑。

3. 道义与厮杀的并立:武侠规矩的“解释漩涡”

儒家文化哲学决定文类级别。处于意义权力级差底层地位的文类,其价值倾向以主流文化为标准,不构建独立的文化释义元语言。武侠小说道德架构一直恪守主流文化的正克邪、善胜恶的释义符码,但这个追求无法稀释它的“暴力”想象。在武侠小说中,“道义”的规矩与“暴力”规矩并置存在。

有正邪之分,侠客们就有必须各自为阵的规矩。

这使论题回到“崇尚义气”的问题——这个江湖得以维持的最高准则,一个“道德化的法律”。“侠就是正义的行为”,是“对大多数人有利的”^[9]行为,此等观点为不少评论者所强调。但侠客们的义气,往往只顾彼此情谊,不论是非曲直,让义气成为同道中人互相维护的名目。姚民哀的“会党武侠”系列中,义气便呈现为帮派抢山头、占码头、独霸一方时的“帮矩帮规”。讲义气和主持正义,武侠小说常常以模糊两者之间的界限,给杀戮一个温情脉脉的“天理”。

即使退一步,武侠小说也只是虚与委蛇地纠偏,让道义与正义的两者兼顾成为一个策略性假象:先为道义而打斗,逞勇嗜杀一番之后,再为正义而论是非曲直。金庸《天龙八部》中聚贤庄一会,天下群雄围攻乔峰,打起车轮战。大战若干轮回后,才开始“纠偏”：“并非只要是胡人,就须一概该杀,其中也有善恶之别。那么契丹人中,是否也有好人呢?……乔峰未必是非杀不可,咱们也未必是全然的理直气壮。”(第 19 回)邪与正斗,多对一,便是不讲江湖规矩,而正克邪,多对一的赢,也是众望所归,原因只在于正邪两分。于是,任何无节制的以武行凶,似乎都能找到堂而皇之的理由。

“当初我是行侠仗义,才杀了几个人,你就逼得我无处容身。”(王度庐《卧虎藏龙》第 2 回)侠客以武自骄,是以术徇私,还是替天行道,标准模棱两可,侠义便成为依道义而行杀戮的自由承诺,或自欺欺人。于是,江湖的常态就是一边维护规矩,一边毫无规矩地打斗一气。

考察以上武侠小说三个关键的节点,均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用力,这三重逐级攀升的元语言漩涡,造就了武侠小说这个“漩涡”体裁。

三、武侠体裁“解释漩涡”存在的必然性

1. “现代化”语境下的弱者“神话”:实现自我救赎的一套元语言

既有严格的道德建构,又能满纸杀伐之气,武侠小说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“漩涡”体裁。它的存在,与一个特殊的社会语境,以及一个特殊的读者群体有关。徐国桢称:“神怪小说为科学昌明时代的流行小说”,是个谜^[10]。谜团的解开,依靠解答“谁”在使武侠小说流行。

武侠小说的存在，从来不是满足作者的创作激情，而是要最大程度地回应阅读市场的需求，是阅读造就了武侠流行“奇迹”。这可从平江不肖生、宫白羽等人一旦经济稍微宽裕，就彻底与武侠小说决裂中得到提示。1930年代茅盾指认：“这些小说的读者大部分是小市民——即所谓小资产阶级……特别是小市民层的青年。”^[11]20世纪末陈平原再次声称：武侠小说“主要是满足城市公众消遣和娱乐的需要，……对于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因而缺乏欣赏高雅艺术能力的城市大众来说，武侠小说正合他们的胃口”^[12]。也就是说，武侠小说有着长期以来相对固定的阅读群体类型，即城市大众中的“小市民层的青年”。

20世纪现代中国在喧嚣的革命与战争之下，掩藏的一直是现代化的主题。从19世纪下半期的洋务运动开始，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，都体现了中国人的现代化努力。急欲实现“现代化”的20世纪中国，精英知识分子固然可以或推动、或紧追其步伐，但无疑还存在着—群被“现代化”序列抛下的人，没有社会地位，没有经济基础，也缺乏文化知识。这些活动于社会下层的中青年男性，最终成为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群体。如同郑振铎的一语中的，武侠小说于“无数的最可爱的青年们”，是“宽慰了自己无希望的反抗的心理”^[13]。武侠小说提供的“神话”谎言，赋予了这群读者可以补足“现实”缺失的符号功效。

因此，武侠小说作为这群读者日常生活的间歇物与填充物，要在武侠虚构世界所提供的“真实”幻觉中，弥补现实中的欲望之不可得。它需要另造一个“世界”，与他们所无力参与其中的现实世界相距甚远，甚至要颠覆既有秩序。于是，20世纪的武侠小说将叙述重心转移到“江湖”：“江山”压力消退，“大僚”与侠客的矛盾消隐，暴力权力民间化，武林中的恩怨情仇成为武侠小说的主要关注点。可以说，不世出的侠客们单“剑”匹马闯江湖，随时能以武力大展雄风，拯救他者并以此自我拯救，既是武侠小说得以展开的基本假设，也是一个“中国式”侠客填补读者现实人生中“建功立业”缺憾的必然产物。

2. 为弥彰而欲盖：修正的另一套“道义秩序”元语言

尽管武侠小说的读者，关心打“过程”甚于正克邪的“结果”，但武侠小说“正必克邪”的结局，是其

“暴力”过程软着陆的必备品。

从浅层面来看，武侠小说的主要受众是城市的中下层青年，生存背景、教育背景等决定了他们会安于既定的道德程式，不安于对既有道德秩序的反叛。因此，需要武侠小说依附社会主流文化价值，给出清晰的价值判断或道义支持，中庸平衡，有道德秩序。侠客们依靠武斗解决恩怨情仇时，必须有一个道义的保护，比如“邪不胜正”。

此外，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必须被提及，即整个社会的“暴力”符号承受力。“以武犯禁”、血腥杀戮的侠客们，得民心却未必见容于世。武侠小说要使读者能“有拍案称快之乐，无废书长叹之时”，“暴力”叙述势所难免。同时，它又必须得到社会主流文化价值的认同。在整个社会的“暴力”符号承受力之内实现暴力，暴力就必须在另一种形式中得到中和，纳入社会大众能接受的符号意义范围，化解其颠覆社会秩序的威胁。于是，武侠小说书写要在价值架构上，严格遵守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、充分伦理化的世界图景。

或者，江湖中人不言而喻地一分为二：名门正派与邪门外教。从少林、武当、峨眉、昆仑，到明教、日月神教等，名目虚虚实实，但大体可分为正邪两大阵营。“因为邪正不能并立的缘故”（《蜀山剑侠传》第1集6回），武林中的争斗不休，就有了它势所必至的由头。

或者，让道德说教伴随暴力叙述而出现。“一场大战，迅速结束。普天之下，谁能敌得过陆小凤和西门吹雪？更何况是他们两人联手？更何况旁边还有司空摘星和老实和尚？而且，邪，终归是胜不了正的。”（古龙《陆小凤传奇之剑神一笑》第十章）在正战胜邪成为事实之后，再做多余强调的企图，是以暴制暴时必须支付的道德许诺，可以自慰，以及慰人。

综合而论，武侠小说还要继续，不可以没有“武”，但道德秩序也要同时建立，这让武侠小说的言说方式，成为一个无法舍弃任何一方的“漩涡”。因此，赵毅衡可以从金庸小说中寻找出中国人的三条民族共识：

以不为为至境，因此取得任何成就的最佳途径，是不存机心，不切切于功利。

以容忍为善择，因此任何道德标准都不是绝对的，只有礼让息争是永远的善。

以适度为标准,因此任何思想不宜执着过分,唯有圆融守中,才不会堕入恶行。^[14]

各执一端,用力均衡,便可以既能乱出格,又能正世风。如此这般,“道”与“盗”两套元语言的不分轩轻,使它既能呈现清晰的道义追求,又能酣畅淋漓地展示暴力美学。于道德秩序,不冒犯;于暴力叙述,得自由。武侠小说的狡猾之处,正在于此。

四、结 语

武侠小说提供充分伦理化的世界图景。惩恶扬善、伸张正义,它拥有一套毫不含糊的道德秩序和行为规范。同时,武侠江湖叙述空间的展开,也正是从破坏这些秩序和准则而开始。这决定了武侠小说将作为一个两套元语言同时有效的“漩涡”体裁而存在。

一种高度理想化、浪漫化的生存逻辑,与一种最多莫名血腥气的生存逻辑,它们的并立,给武侠小说的解读带来难题。“说他是儒家,他却把释家看得至高无上;……说他是释家,他却是对游侠社会中人拔刀相助、舍命全交的德性非常推崇”^[15],徐国桢对还珠楼主武侠小说的困惑,正是所有的武侠小说研究者都在面对的难题。要解决这一难题,无法不正视武侠小说是一个“漩涡”体裁的事实。

注释

[1]新文学家如定一,盛赞《水浒传》“鼓吹武德,提振侠风”(参见定一:《小说丛话》,《新小说》1905年第15期),后演变为拥趸者对武侠小说的意义认同。

[2]1958年,雅各布森在印第安纳大学的一次符号学会议上做总结发言,指出符号表意卷入以下六因素:发送者(情绪功能)、

接收者(意动功能)、对象(指称功能)、媒介(交际功能)、信息(诗性功能)、符码(元语言功能)。

[3]Roman Jakobson, “Closing Statement: Linguistics and Poetics”, Thomas A. Sebeok, Style in Language, Cambridge Mass: M.I. T. Press, 1960, p.356.

[4]赵毅衡:《符号与元语言》,《符号学原理与推演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,第224页。

[5]Bertrand Russell, “Introduction”, in Ludwig Wittgenstein, Tractatus logico-Philosophicus, London: Routledge. Press, 1987, p.7.

[6]参见赵毅衡、陆正兰:《元语言冲突与阐释漩涡》,《北京》《文艺研究》2009年第3期。论文中将同一次解释中同时采用彼此冲突的元语言集合现象,命名为“阐释漩涡”。2011年收入《符号学原理与推演》时,更改为“解释漩涡”。

[7]陈平原:《千古文人侠客梦》,《北京》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,第76页。

[8][14] 赵毅衡:《从金庸小说找民族共识》,《贵阳》《山花》1999年第7期。

[9]杨绿白:《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》(代序),梁羽生:《幻剑灵旗》,《北京》昆仑出版社1988年版,第2页。

[10]徐国桢:《还珠楼主论》(引论),正气书局1949年版,第2页。

[11]茅盾:《封建的小市民文艺》,《东方杂志》,第三十卷第三号,1933年2月1日版

[12] 陈平原:《千古文人侠客梦——武侠小说类型研究》,《北京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,第65页。

[13] 郑振铎:《论武侠小说》,《中国文学研究》(下册),《北京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,第333-334页。

[15]徐国桢:《还珠楼主及其作品的研究》,《宇宙》1948年第3期。

[责任编辑:平 啸]

The Kung Fu Novel: a “Whirlpool” Literary Style

Sun Jinyan

Abstract: “Tao” and “robber”, the two opposed but indispensable sets of metalanguage classes, make kung fu novels a “whirlpool” literary style. Its emergence arises from a combined force of a particular social context and a particular reader group.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sets of metalanguage not only reveals a definite moral pursuit but also displays explicitly the aesthetics of violence.

Keywords: metalanguage; Hermeneutic whirlpool; kung fu novel; the underworld